

煎 pan 上的家庭

作者: 李維榕博士

日期: 2025 年 6 月 7 日

原文刊載於信報財經新聞專欄<故事從家開始>

在各種不同形色的個案中，最讓人心痛的，莫如父母打官司爭孩子的案子。

不知何故，無論多麼有教養的父母，一旦處身爭取孩子撫養權的位置，往往都會失去理智，完全被情緒控制。而此時的情緒，大都是忿怒、絕望、千愁萬恨。即使俱有所羅門王的智慧，也難以發揮。

這是一個由法官推介做家庭治療的家庭。父母分手多年，父親也已經移民外國。現在他回來申請女兒跟他，長期與女兒相伴的母親，當然不會同意。父母各自忙着找律師、找心理學家、找社工、找支援、找幫手，絞盡腦汁證明自己比對方更適合做父母，以便贏得法庭的判決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目的只想打敗對方，哪有什麼治療可言？問題是，這個過程勞民傷財，不管結論如何，都會有人受傷和失望，都會傷亡慘重。

對於這種情況，我一般都有一個開場白：「你們的爭議，其實最後都只有等法官判決，但是不管誰勝誰敗，孩子都會被撕裂。因此，如果你們願意，我希望可以提供這個平台，讓父母和孩子都有機會一起好好交談，盡量減低這過程對彼此的傷害。」

我這提議很簡單，但是讓這些開戰中的父母共處一室，本身就是一個大挑戰。很多父母很快就會把治療室變成法庭，三言兩語就吵起來；又或者冷面相對，氣氛僵硬。我們的團隊曾經量度這些父母相對時的生理反應，發現他們只要共處一室，便會心跳加速，汗腺倍增。

這一對父母還好，起碼願意接受這個對話的平台。開始時兩人都有點尷尬，明顯地，他們沒有交談的習慣，只是各自與孩子找話題。

孩子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女，她的聲音很小，幾乎聽不到。但是她拿起我們的一本畫冊，引用其中兩個小姐弟寫給父母的信息，讀給父母聽：「假如我們選擇跟哪一方生活，不要視為針對你，或者是當作個人勝利。」

孩子分明在表達自己有選擇困難，但是父母只想趁機訴說自己的立場。父親強調在國外升學的好處，母親卻認為孩子年紀還小，應該等幾年再說。雖沒有正面接觸，但是言談之下，卻充滿火藥味。

女兒又出示畫冊中的一幅畫，畫的是一個小女孩被放在煎 pan 上煎炸，而控制火候的正是父母的雙手。她告訴父母說：「你們每次這樣爭吵，就是把我放在煎 pan 上！我希望你們和平相處。」

並非父母不顧孩子的感受，孩子的話，他們都認真聆聽。但是失去孩子的恐懼，讓他們都焦慮無比，出盡全力，只想打贏這一場沒有把握的官司。而另一方面，就是千方百計，不斷以自己的方法，去爭取孩子。

孩子對父親說：「你也許不喜歡我這樣說，但是我還是要說，你不能只顧着帶我玩耍，我擔心功課都追不上了。」母親聽了忍不住高興得拍手叫好。

孩子也對她說：「你也不需要裝強，我知道如果我跟爸爸，你會傷心的。」

母親憂心說：「孩子在我面前說跟我，在爸爸前說跟他，我都不知道如何作好心理準備。」

我對她說：「這並不難理解，因為她愛你們，不想你們任何一人受傷呀。」

其實不單孩子在煎 pan 上煎熬，父母也在煎 pan 上。他們還有半年時間準備上庭，可以想像這段時間孩子與父母心頭上都是壓着一塊大石頭。

其實，我認為重點不在決定孩子跟誰，那是法官的工作。治療師的工作是，不論跟誰，都要避免一場爭奪戰。反而要趁這機會，讓孩子知道即使父母分開了，他仍可以有爸爸的家，有媽媽的家，而不是因此失彼。當然這需要父母親的高度合作和包容，而不是一個說話、一個就翻白眼，或者互相攻擊。要知道父母親的一舉一動，孩子都全部接收無遺。

明知道父母交談不易。這次會面，我們集中在加強孩子的聲音，而孩子一旦打開話匣子，就愈來愈容易表達，不但趁機把憋在心中的苦惱都向父母舒發出來，甚至協助父母順利調解這次父親來訪的安排。

我們舒一口氣，盡快安排第二次見面。這次父母約好了先陪女兒到醫院做檢查，然後一起來赴約。我們正為他們的進步高興，他們卻告訴我們在醫院的一段事故：原來在候診的時候，母親讓女兒告訴父親坐遠一些，最好不要出現在她的視線內。母親承認，一見到父親就腎上腺上升，相信父親也是一樣。

孩子的來臨，對父母是何等寶貴的恩賜。但是當父母分手，孩子的撫養安排和取捨，又可以是何等的沉重和傷痛！很多父母都同意，這個傷害比離婚本身更加慘烈。

父母願意透露及分享自己內心的掙扎，是一個好現象。表示他們漸漸軟化，而不是一味逞強。尤其是對孩子來說，父母真誠分享，會讓他們感到安全，不必默默地孤軍作戰。

最後，孩子要求一個空間慢慢做決定，我們希望父母尊重她的要求。治療的過程，就是把孩子由完全被動的狀況，變成有聲音和有主見的角色。但是最感人的，是父母開始對話了，這才是孩子的最大動力。